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八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語奏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其病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屢報災傷若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

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得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爾狀無異于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犂可聽撑拄門戶而驟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也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暨蘇軾之論

也豈謂乾道間旱稅皆常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
蓋次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淳饑始蒙蠲放則
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復及於事矣明年之所當鑒者
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臣 詔在廷參加規畫臣
聞漢先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
君者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溢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備且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
陛下特敕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
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飾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

亦極詳悉臣敢亦撰掇一二頗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開坐于後焉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凟　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載愆時人必推於典籍書誠言固不誣大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於纖然海内為家無論遐邇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外徵水旱並臻良有

攸自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者　新恩之常
祿可以賙困窮追逋罪之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
後章疏一聽于公可消前災　一　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
一谷不收謂之饉五谷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
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千雲未沾宿麥未苗既無
積畜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上自乘
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遞減之
上答　天譴下慰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
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
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饉則湖廣等布政司在

李

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者頗設皂隷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皂隷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備所謂上益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皆為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賞裁割以備撫恤若夫　乘輿服御　宮禁所用度雖體大當克儉之德　內

將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候災傷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盖其廉多不容而贓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為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睽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舉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師臣有才望者專一

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　勑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負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之政則饑民獲免於餓餓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于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

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荒所在不收今舊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歉相近地方有米願糶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 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遏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州縣遇有隣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民獲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恠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待春徂夏日月尚遥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逋各懷憂畏

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衆羸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衆
為盜賊盜賊一起卒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
謂使彼預知從微將　聖明留意　勑下該部行撫按
官于重災地方再行詢察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賑然番
恩以示諭之微從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
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
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人君制民之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孚之恩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飢已惠政徙善而復使窮民盻盻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使馮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內之民罔不懽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茲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應該給主罷革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臣等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奉將　德音忠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

大信也况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恤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却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舊業宜於數還主係官場者宜盡數革去曾莊官校通行取回擾害之人各寘於法戶部稅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年添立莊及廠即宜撤莊官廠內官郭添等并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如戶部稅夏言等之請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欽此則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 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

諭下可謂公且嚴矣羣小乘機藉勢冤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逃矣今　綸音屢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幾轉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天下離二談者至今以八黨為惡首焉永成既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況薰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勳舊之家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俊乃敢首蹈前惡妄奏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獻以益脫脫黃玉之舊址假名撤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霦利踵姦轍當緣仍舊

夫俊與彬以 從龍之舊御恩特寵闊 上行私無異前
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
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啓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于天下公道盡壞于近習 畿甸之民疑且不
安積累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賊之
黨臣等謂馬俊趙彬朦朧奏辦眩惑 聖明干瀆 朝政
故排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
撥置積年通同生事導引之人並宜鞫問以懲其後其原
場并侵占軍民勳戚之地俱各照舊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況該戸部

逐一就奏發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恵民之徳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賁而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
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徳也臣等待罪該
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請失大信以
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
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自近罪俊貴寵以懲妄
奏欺蔽之姦今出惟行書重禁處房草場薰皮榩等積弊以
杜勢要侵奪之患其曾在人員盡數取回投獻撥置生事
害人之人從重究治使懲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
而民患息大信全而至公昭矣

賑濟疏

唐龍

臣照得西安鳳翔等府所屬耀州等州三原等縣嘉靖十年分夏麥全荒秋禾又歉人民饑餓轉相嗷嗷待斃仰席

聖慈憫惻靡寧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特差臣前來賑濟

臣夙夜遑匆懼恐奉行不敢不至其任人立法審戶給銀各事宜已經會議施行及具　奏外切念饑餓貧民如在水火之中必多方救之庶可全活臣又遂稽古典中酌形體下究民情旁采衆論裁定訓平糴蠲官逋寬私債節用度撫逃移審丐寡恤老羸收遺棄賑粥糜給醫藥瘞道殣戒浮費停勾攝禁閑糶重祈禱凡十五條俱已遵奉　勅諭

便宜處置事理布行司府州縣示之以法守申之以訓言俾名分條詳實給賞舉行其濟民艱用廣　德意但其間平糴減價五百石以上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擬給冠帶榮身減價二千石以上者又擬表為義門是則非臣之所敢專者例該奏　請伏望　皇上俯念救災恤民難拘常例勸義勵俗合用殊格乞　勅該部查議覆奏特賜俞允俾臣得以遵奉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此該户部議得救災恤民難拘常格今欲勸民有粟之家減價糶賣收養遺棄子女請給冠帶榮身表為義門所為激勵人心具見本官上體　皇

上一念愛民之仁下全赤子百死一生之命濟困扶危委
曲盡至誠為長策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制
陜西三邊軍務管理賑濟兵部尚書唐龍將後開條陳事
宜通行所屬各該掌印官員逐一着實舉行如有富室義
民將所積粟糧每石減價一錢糶至五百石以上者或能
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俱給與冠帶榮身至二千
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門有司以禮相待謹具題奉
聖旨是救荒事宜都依擬便着唐龍通行所屬着實舉行
一勸平糴　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鄰里之義也今被災
飢民　朝廷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矣各州縣官員務

要吾言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
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饑民以救其死若每石量減價一錢
尤見尚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
幅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上者加段一疋羊酒
大字俱如前給五百石上者具 奏給冠帶榮身二千
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門不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
平糶之法共有擅富要利坐視民饑不與平糶者是為姦
民之首里老舉呈饑民告發官發銀兩儘數糴運上倉仍
問重罪不貸· 蠲官逋· 饑民未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
若里老人等指稱拖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饑民鳴告將

里老解赴臣處從重問罪　寬私債　饑民得銀止勾延喘而已若富豪恃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饑民鳴告將恃強之徒用八十斤重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補饑民凡民間私債俱候年豐漸以理還　節用度　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節省度命但日得微糜四五盌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不繼饑餓而死悔將何及　撫逃移　民之於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已凡我良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能給須勸借於有力之家借種

一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一日令還人工二日若
他處有逃來我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揷得所俱是　朝
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
人戶姓名數目呈報查考　審屯寨　軍民一體各該災
重州縣多坐有西安等衛及鳳翔千戶所屯寨其間軍餘
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　恤老羸　隆
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饑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
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礙銀兩收貯仍具動支銀
兩數目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　收遺棄　凶荒之年多
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毋

令人所治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幅八九口者加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緞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二十口以上者應具　奏給與冠帶榮身

賑粥糜　富弼青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於給銀民皆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活州縣官各於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選委二三殷實老人輪日煮粥以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一次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回報查考

給醫藥　饑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礙官銀收買藥物標給善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病之人聽其取藥不許勒要藥

錢用過藥物尤要稽考毋令剋落　瘞道殣　掩骸埋胔

仁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有道路及城郭田野

與溝壑遺有餓殍屍軀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毀以

傷和氣違者官以虐民罷黜不貸　戒浮費　官司用度

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饑民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

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俱一一停罷則

里甲不至靠損而饑民亦得以濟矣　停勾攝　勾攝最

為擾民以災傷之時尤非所宜即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

戶婚田產及一切小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

以重民之殃　禁閉糴　山西河南湖廣三省原奉　勅

諭俱許臣兼制已經奏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州縣過有陝西人民往彼處糴買米麥及彼處之人搬運米麥前來陝西糶賣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遏閉攔截致令饑民艱食用妨朝廷德意救災恤隣之道固如此如或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即為轉呈臣處以憑參究提問不貸

一重祈禱　旱乾水溢災修乎人而祈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即今旱熯後熾麥苗已種者十之三四未種者十之六七而況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為民父母何以為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修明政事及汛掃壇場竭誠祈禱務期雨雪霑足庶幾已種之麥

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矣

輿地類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伏覩　詔書內一欵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沖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啓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沖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

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
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
向來不分繁簡沖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
繁求簡避沖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
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釐革然必法有畫一方
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
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
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
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備盜賊猖獗災沴頻仍沖繁難支
才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

原缺

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楊州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撤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係倭夷入　貢之道尤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

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蹤呴聚時肆剽掠荼毒爲民俗獷悍寔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勁俗尚儉嗇頗稱安樸南昌省會冲繁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舉肘田粮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冲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尚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俱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

庶幾其有攸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喉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淸等縣則為淵藪其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據通省上游八閩咽係乎兩與係廣則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

澤多田少民俗慓悍然忠積聚且道通九省寇盜輻輳鄖襄苦之即今　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喜亂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潛沔頭繫荊江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洗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猺連結永保毋肆劫掠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衡州山賊縱計為祟已非從聚時比來加意防以若其當以搜探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在嶺海間昔稱饒富　然地遠法疎官多黷貨以

致山海諸寇聯踪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瘵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賊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統備諸兵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徠傜獞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難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岡

接壤為從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恩恩懷遠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甚者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士官驕橫民散從盛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選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粮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則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数省統轄非一宼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

南陽疲弊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將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於夜恒圖之哉

一山東臣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濟兖東患在役重其民頑悍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濵霑浦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兖州水陸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鄒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多鹽徒臨淄之間多盜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

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一山西臣等謹
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僻如興嵐
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
宗藩不畏　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環列大行上下
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
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
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
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
嘆也矣○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牧且兼師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

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當焉三邊視諸鎮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粮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虜騎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據套直驅戕洮隴渭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泗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師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

南粵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砫土司互為刼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叙州地饒而屬棋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甫民殘疲重藂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衞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盗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若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犄角猶積數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嘗新造之區安寧為要元江景東蒙化姚安北勝鄧川宮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賢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古羅甸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綫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而水背山險頗足恃恐

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關爲雲南與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傳奉勑諭查勘畿内田地疏　林俊

節該欽奉　勑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内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類横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憫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户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户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

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管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獎敢有玩法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勳戚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拿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載不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

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
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
狥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除欽
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箚該戶部左侍郎秦金
等題查得先為 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
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
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
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 詔查處 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
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

皇莊內臣官校數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　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　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為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輯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夭何正德元年來奸猾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為　皇莊况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們馮

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　詔有以仰見　陛下強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何月之間仍復有此傳奉復許　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　皇莊管莊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　聖旨這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閒設謀投獻僧

莊管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横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管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著管屯僉事兼管督理該徵稅糧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 皇莊的解部類進係 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不還欽此欽遵隨該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 聖旨是先著撫按衙門遴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

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
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
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
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
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冶中等官王槐等查
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
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

冊具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菲才誤蒙　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布　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遂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

豪戶隱占之地一朝盡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恩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浙之收莫有大於此者　宗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於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不敢不極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竊伏聞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

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與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出河東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

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尋
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
當遵行所以然者盖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太半瀉
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
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
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
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幇
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
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
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

縣占為已有田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横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賊盜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臣[illegible]昔 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 宮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

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　宮
中莊田其地原額．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
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
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　宮闈莊田之始而
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七倍也舉此一處其他
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瀝營莊田一處原係會
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
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阼之初一
月之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
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瀝營皇莊曰

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　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傒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illegible]

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鞝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兩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　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兩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

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撑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鰕螺蚌萑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幇助爲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

起姦雜精口不知　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　大統蒞阼　潛邸已知其弊　即位之初首下　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菜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勑旨猶有已係　皇莊者觧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為害之實不敢冒為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真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　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

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産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　重闈　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
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况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
宮壼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古

民地土以為　皇莊也且　皇之一字加於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塩法則以所販之塩名為　皇塩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纂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勑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厰公桑園

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　宮中蠶事蓋古
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
帝景帝皆詔皇后親桑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
春臣等恭覩　陛下躬耕耤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
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恭履勤儉以率
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　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大
賜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
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
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帝王之髙致后妃之盛節閨
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

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為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遂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為在官地土不必更屬 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詳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 宮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永垂百代之庥萬一以為 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著為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抑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

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
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
此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
不圖臣等以為不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
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
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 皇親功臣 欽賞莊田
臣等復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為 陛下言之查得洪
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今量原定官糧私租
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
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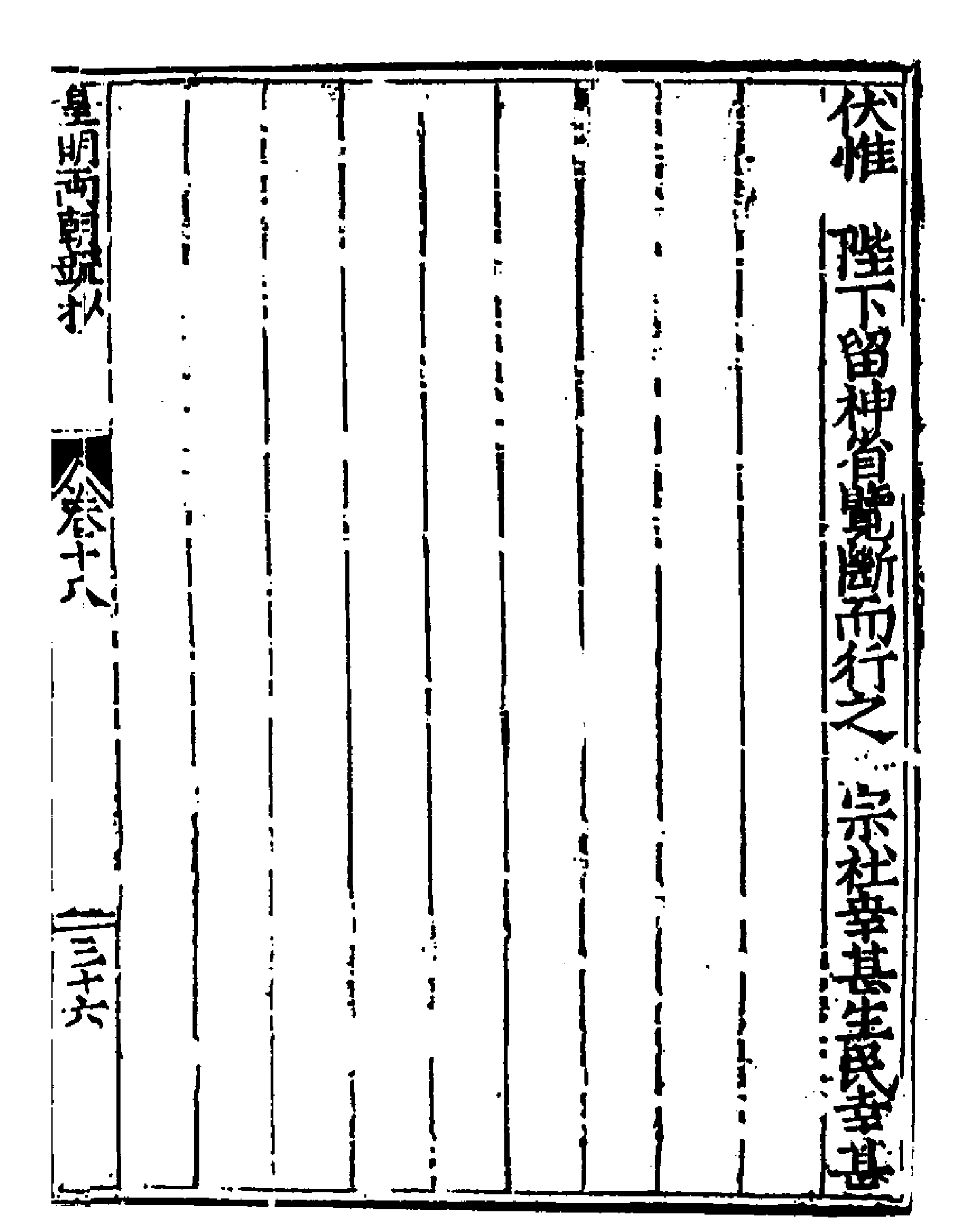
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内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禄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為國者也盖古之有田禄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為世禄今既官給之禄柰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

額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
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
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
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
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
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國體大失群心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
賴 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
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 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
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

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孰計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墾混淆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為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廢於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

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陛下丕承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厲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殞越



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河渠類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盧翰

內開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不濫流猶有二洪束捍以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恐數郡一壑第聞特有定筭不及覓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道運道後曠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避決疏濬然沙沉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邳隊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瀦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啓閉目前運道可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

京臣與官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壅聚我太祖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一旦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而 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便利一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淇門入御河達於 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于地猶血運行于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血注于下[illegible]

而天津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乎肘股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
血運于[illegible]西北邊塞秦漢故跡修復則內資灌溉
外[illegible]頭顯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
沃壤[illegible]而三邊軍餉不煩饋運又聞副使
周用[illegible]哥可備旱潦亦可扞禦戎馬一年
創始三[illegible]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
河患山東河[illegible]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
力 聖德神功[illegible]惟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illegible]備討論謹
題請 旨

曆律類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臣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元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算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後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遲留伏見爽其候則攝提失方盤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而災眚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

秦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宗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算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何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于西天日之差而于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

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六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津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退餘五十度矣所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大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日躔黃道九度者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之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

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脩則陰陽二軌不順疏失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推步氣朔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度必違天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頻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充之使覩秘書加以歲月而謂庶幾曆元可更臣仰惟　陛下膺天順人入經大統之年陽在重光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定未定之差法固有待於　今日也臣以凡陋之鯫生繆膺重任竊念班固作漢曆志以昭治曆者之所尚必

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精算之上臣於三者無類焉然
夜不遑寧知攸措然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槩矣古今善治
曆者三家一曰太初二曰大衍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
律大衍之曆以蓍策授時之曆以晷影曆以鍾律而起固
正也然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蓍策而起固善也然揲扐
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
得而遁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于此者
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
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地而授人時為重乞可御史朱
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

准臣親督留　奏改曆中官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內揄
選諳曉本業善于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晨昏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
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並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
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次紫氣月孛羅
睺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年看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勑該
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算法之邵
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
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可也方今天下　遵承　聖
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苟鑑不佞或可執一藝以[illegible]也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會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繳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晋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

年至元授時曆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測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推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盖月小日時延

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揜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推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

我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瀼孫爵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核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覩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太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嘆以為我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替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臻歷諸史用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　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遡者　宸翰飛沍親撰　圜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

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宮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寖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陽陰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

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隷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帗旄羽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雜俗混淆優侏儒獶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耤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

司承應群伶紛擾衆劇喧囂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 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 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

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氣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能與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

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

俯垂采擇

刑獄類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

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評審者雖變駁不置必使情罪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于是權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生之意故中間因事不

一然雖出常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具招由奏
行法司擬罪詳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
刑部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
高皇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法久漸弊姦宄乘之
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
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疏遠不關涉重大紀
綱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于今思之良可於邑 陛下升
滌去其舊弊誅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共贊 英明
邇來漸為私移大乖 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弛法
以從輕鎮撫所鞫雖在小過蓋任情而加重 舊制既微

初政亦未上累 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召
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宬之私討
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額外與之私川撲禁包袱與夫
郭九皐等實係趙紀所誣冒致再三瀆 奏乞付法司辯
明劉宬黃國用領如環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
天性寬仁或者追念舊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環俱係
小失不必深求從而 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
照依定制 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
來不復為言既而忽出 獨斷不令照例擬罪宬則充軍
矣如環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遠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

為民除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為不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 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哉且陳惠言黃仔等情詞相連俱係一干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寬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特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于羅織之門鍛鍊于 詔獄之手而又裁決于 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黨亂政亦竄而已以國用視洪宣以劉寬視欽等奚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適以致亂[illegible]

民心不服而怨讟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雖堯舜在上皇極在下亦將何以為之也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祖宗定制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情以害仁毋吝過以害正悉付建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特旨發落過劉寂黃國用賴如懷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調彼亦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皐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罪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德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臣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正則朝
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　朝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
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司者
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
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
憤復睚眦傾有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脈之
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牢隨屬以歸鎮撫此則
陛下之失刑也今又奪都察院之程暴責以復歸鎮撫忍

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
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
法司為空庭法官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
王審之者耶如臯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
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倒持太阿之柄授
之刑政舛錯孰大于是耶且景貴卑官也李曇中貴也信
曇之情而逮械景貴已不能無偏聽之私而以中傷于鎮
撫者豈為曇雲報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
得曇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所人有
告臧獲某某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臧獲乎抑詞譴其

告者乎今景貴能發雲之贓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乃下
景貴於獄猶訶詆其告者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
聰明天縱何惜於此而不潛消黙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
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
也伏望　勿蹈前轍速收今　命并付景貴雲等以歸法
司則有罪無罪昭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
杜　紀綱可立矣未敢擅便臣不勝隕越之至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韋商臣

臣聞人君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患感冒泄瀉等證神衰骨立自分不免終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嚴黜沉痾強勉供職伏遇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務宜体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于軍民者宜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清問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忍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

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恭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謬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二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謫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為首充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瘡死者編修王思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拏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拏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

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二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大宗崇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毋得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以先失廷臣之歡心臣夙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省者
二也 先帝朝罷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
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
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
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
仰之者也豈非 皇明之盛事耶此當省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
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迎送及織造遣繫諸

臣其昧瀆之罪皆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大監鳳茂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館穀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于當時犂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大監吳勳以奉織造之勑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必為鉗制之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土者皆君人也天下何

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焉卿等及賴義吳勳懋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直而卿等遽有拏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姦之故　今日特陛下為甚厚而敬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繫復其官庶幾有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甚固不可追矣然臣愚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于　君父之前斷非激之不至乃其激過甚所致耳是過也非敬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拏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良法美意尤有大于此者誠能舉其大而不拘其小得其意而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待臣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或從而宥之所以 廣其量上下交盡夫誰謂之不可耶以京堂臺臺為所屬小民訐 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凛然不可犯爾故

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 朝廷尊今所屬得以
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
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也且陳彥章所 奏憲臣方因首
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
等刑部鞫之於前大理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
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
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
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
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
禍耶况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

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
欲添註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
部之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二省覽
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
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
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絲捽之好筮仕之始
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若
不及時少盡微忠萬一或捐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績
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
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有

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豈安敢避嫌遠罪自賊良心而不一盡其愚也昔有虞臯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參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 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臯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于當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于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于萬一況臯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

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　君不能從付
諸太息而已哉況邇者水旱厲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
湧蝗蝻之災殆遍天下又西戎不順說者謂應彗首五星
聚于營室之變有識者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彌備禦之
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失其平然
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
移斡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授狂夫之
言舉蒙瞽之意下臣言法司議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
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
以彰　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至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樞

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歐勘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奈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詖者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其所哀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玨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捏五也謂

崞洛等縣諸証人皆譬易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而為惠慶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鉄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郡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可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矣且福達之形最易認識或取證于青布之並立或明驗于自幼

之禿頭聲言于李俊李二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叨發于戚
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于杜文佳是其姻識之
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舍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尚節
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宗白成是洛川
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皆識之矣
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良恃惡小人誠非良
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
李五即妖賊實是探訪明白令已驗之况福達蹤跡詭秘
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猾之人亦不能發
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珏

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朱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眞戶內實有張寅姓名又見崞縣左廂都李無李伏荅軍籍幷李五名貫遂苟且粗率因小疑而誤天獄掾纖知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特張寅年五十四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崞縣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字爲伏荅乃于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爲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迎況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朱砂字亦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得而明矣

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讎也則一千中証非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皆讐也則高尚節孔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讎也則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陜人讐也則京師各色人員非讐也何獨攻攻衆口盡願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臣竊見　陛下勵精圖治足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願　陛下六疑

一釋大犢　乾剛即將福建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
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
罪當萬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酌處緝訪事宜以廣　聖恩疏　歐陽一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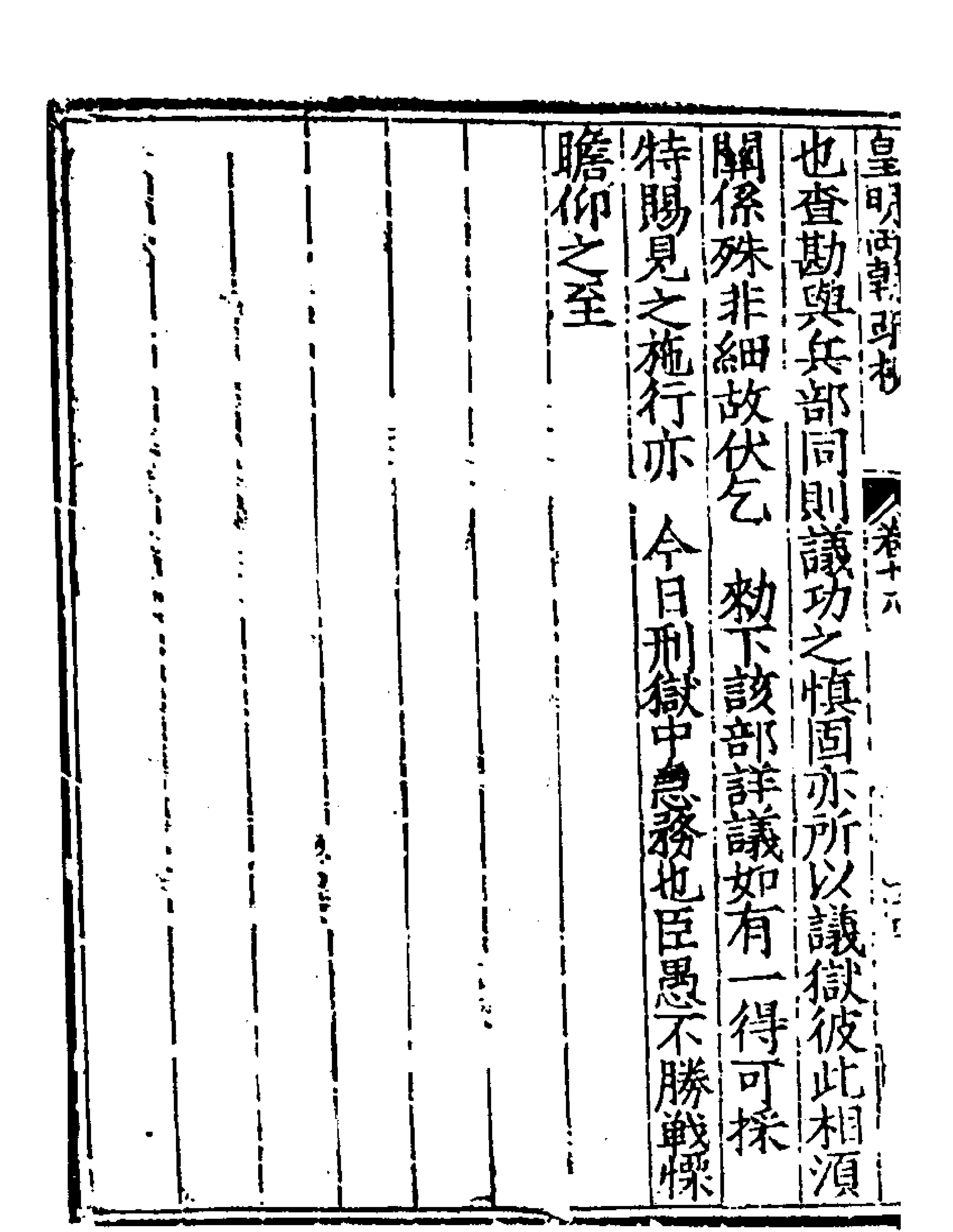
臣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冤抑之防所以廣　仁恩我
皇上乾剛丕振而好究是威法紀肅矣矜疑必恤暄熱必
審即罪入大辟往往始緩其死　仁恩溥矣然節奉
詔旨申飭尤諄切於妄拿誣陷之禁及知其冤而不為辯
理之例則緝訪一欵實　聖明所軫念者一時廠衛法司
諸臣孰不仰承　休德刑期無冤也哉臣愚待罪該科猶
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
之重有據也緝訪則止憑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
可據矧緝事員役隸屬廠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

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人利己抑將何所不至甚至鎮撫司衙門之私而嚴刑鍜鍊法司非甚有執法者不免瞻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固亦勢之所以至也是故臣每聞奸匿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寃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輙附會以實其奸非法者詐爪牙自威逼以強社誣有真盜出首率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贓而通同甚惡以証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挐汪堯民為王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

素稱孝子亦被挐誣作忤逆者有撫摹籲天極口寃號
于法司之衙者有畏威所刼甘承寃擬頃少須臾無死而
不收復辦者且訪拿所及家貲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
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號稱爲剗言若洗剗無餘也毒害
慘憯之狀莫此爲甚語曰巨濤搖撼川無恬鱗驚飈拂野
林無靜柯都城赤子每跼蹐於是獄也久矣我 皇上如
天之仁無遠弗屆詎忍使 輦轂之下有是哉此臣所以
感激愚衷不敢不冐爲酌處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
爲辯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奸慝本 京師之不可已者
更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爲止沸在去其薪捄弊必塞其源

蓋緝衛之論功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勣不記其犯之輕重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即兵部覆勘亦不過查例陞授而功與犯之眞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躐官階甚且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箠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 憲典者緝衛據獲題 知其情罪眞偽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必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畧節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緝衛會題仍 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 旨陞賞

其曾經緝拿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 嚴申禁諭俾得一槩混拿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往參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并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覈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害干 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而平民犢遭羅織若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奸宄戢而冤抑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聖恩之所被及嘗其微哉要之禁詰姦細乃兵部之事也但廠廠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奸問理獄因刑部之事



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關係殊非細故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有一得可採特賜見之施行亦　今日刑獄中急務也臣愚不勝戰慄瞻仰之至

原缺

[illegible]所以消滋蔓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
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綸音 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
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處有司不許設置夾棍
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問以
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
抵罪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
惜命者酷官別有糾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
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
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

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
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
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
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
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
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勑各該監司
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監官責令人各熟
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從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于吏部
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既

原缺

正國法以釗禍本疏

龐尚鵬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欽明大獄錄前後辯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今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黨與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衆稱亂攻殺長吏屠其城後餘黨盡殲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訐其罪惡寅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託欲待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具午反狀 聞 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憂
廷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
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
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鳴鳳等皆抗疏言官也或埋冤行陛
或委骨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揮馬豸
等官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于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于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
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
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
大仁李人禮等乃脫然漏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

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延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蹲之鄉也質之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及覆按間佐驗甚明招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

同符乃擊節莫曰天下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能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搢紳之禍徧天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地平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鈇斧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正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illegible]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霆蒙蔽日月使衆訓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係首順命焉其爲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爲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于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于大學士桂蕚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從管皆心背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覬望扶同黨易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恤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戢羋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遺浸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

衍以明弼直之責忝之徙廉察之典情使罪坐所由當無
後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録為首惡欲誅之賴專
等申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丹衛録之免死多其力他
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
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特曲為自全之地究是心也亦
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
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
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録者乞通行擬議請旨　上裁特加優典以廣　天地
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于士風世教豈謂無小

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墜若祿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復熾虐焰猶能為厲于銷滅之後耶　陛下秉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愷

邇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如畿何吳楚之西北山之東西與大雲中七谷之間率洪水暴溢壞人田舍飛雹飛蝗彼此洊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生災沴人佔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也為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蓋刑乘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恭在于是毋亦中外之獄容有横濫不法如水之泛溢莫可隄防如蝗雹之害稼奪

民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越訴者有罰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驀告之州有舍本州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驀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比亦因以自立至于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

原缺

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申是和胥之夫接壐于獄
中施荛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
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
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鋪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
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産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如是是曰
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
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以修省萬有一分之
助伏乞 勅下臣等遵守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咨南京法
司幷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
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

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斂律例猶嚴爲之防而濫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軟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爲戒飭以嬰犯者送調別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從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從容幾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然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守成憲以平國法疏　王濂

臣等竊聞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之謂也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隳之以逸欲不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並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者我仰惟　太祖高皇帝除亂以遺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枉究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詳重輕故犯人經此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者情亦有付錦衣衛鎮撫司推鞫者不過取具供詞奏行法司擬罪而已成法

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姦擅威福之柄高下其手盡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亂極矣 陛下丕承前烈剗除夙弊一時大姦大惡悉付法司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亂政法司問擬死罪聽決者也乃奉 欽依饒死充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提問則又節奉 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宬之私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環之私用違禁包袱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奉 欽依劉宬充軍黃國用降遠方雜職顏如環為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罪常赦之所不原者而皆縱之發遣今以劉宬視王

欽以黃國用顏如環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絕也而充軍降級為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此皆臣等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新政豈宜蹈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皐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如此也況王欽李洪皆憸邪小人兇悖大惡法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為輕縱至此極哉漢之時渭橋犯蹕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族之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蓋法者天下之公共也　此況劉寂黃國用顏如環情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為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故者也夫

王欽輩故輕縱之毋謂不足患也大壞　祖宗之紀綱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患也劉寂等故重譴之毋謂不足惜也自壞　祖宗紀綱而使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知者矣臣等官當執法責在言路目擊此弊豈容默而已哉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紀綱而不撓沮於私恩小忿奮　乾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發倖仍將王欽兄弟照舊追贓待決李洪劉寂黃國用顏如環俱付法司問擬如律　奏　請發落如此則　國法平而　成憲不悖人心服而　天下萬世稱聖矣　宗社之慶

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干的放了徒流以下并減等議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祇承　休命以奉宣德意乎臣於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鋐等奉　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臣德政斬罪臣與鋐等以本犯罪狀與律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奏今者又奉　欽恤之

命臣乃執法之官若聽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爲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鞠問情由明白處斷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律之意慮恐後世窃執奸邪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恩會本挾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

亦[illegible]鉉以善已故先為論列以制鉉不敢發且波及一二
輔臣以示其非私劾鉉此以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
也跡其情狀誠為可惡至於疑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
亦不過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鉉之私耳比諸稱
頌王璿功德本不相類臣與鉉等擬以有詞再問者此也
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朝 祖宗以
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一不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使外
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
也聰明不致蒙蔽則人主洞燭奸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
也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 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所以

廣聰明而鎮奸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括囊惜
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奸邪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
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小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
奸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而無聞見豈不危哉我 祖宗
以來不殺言官大意以此伏惟 陛下鑒察之且馮恩狂
妄小人殺亦不足惜但關係 朝政之大為惜耳伏望
陛下再勑刑部擬辯律意酌其所犯情罪果合與否再行
具奏上請定奪則 皇上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
之囚亦得以被更生之澤矣臣不勝幸甚